



鹤舞扎龙

□张子焯

“走过那条小河，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曾经来过，走过那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歌……”这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响彻大江南北、催人泪下的歌曲，讲述的是数十年间爱鹤护鹤的姑娘徐秀娟，为寻找救助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而献出年轻宝贵生命的真实故事。

黑龙江扎龙保护区位于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松嫩平原，乌裕尔河下游湖沼苇草地带。保护区边界呈东北至西南不规则椭圆形。保护区属湿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拥有世界闻名的扎龙湿地，该湿地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也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199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2009年被列为十七个国际重要湿地保护范例之一。2022年11月份，在世界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中国政府提出了要重点建设三江源、青海湖、松嫩鹤乡等六个湿地型国家公园。



扎龙保护区。

扎龙保护区以鹤闻名，世界上现有鹤类15种，中国有9种，扎龙有6种；全世界野生丹顶鹤有3000只左右，扎龙就有300多只。与此同时，扎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繁育丹顶鹤种群野化基地，现已成功野化了380只。2023年11月30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第一批）》，黑龙江扎龙湿地鹤类重要栖息地入选。该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郭玉航介绍说：扎龙自然保护区又称鹤的故乡，丹顶鹤、白枕鹤、白枕鹤、蓑衣鹤、白鹤……其中丹顶鹤最为著名，被人们称为仙鹤，它们在这片宝贵的湿地上自由自在、展翅飞翔。

扎龙自然保护区芦苇沼泽广袤，水面辽阔，湖泊星罗棋布，水草肥美，鱼虾丰盛，环境幽静，风光旖旎。辽阔浩瀚的水域在阳光的照射下，碧波荡漾，波光闪烁，粼粼耀眼，如同一片美丽的江南水乡泽国世界。

中国人对鹤的喜欢由来已久，2000多年前的《诗经·小雅·鹤鸣》就有生动的描述，其歌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丹顶鹤是扎龙湿地的主人，亦唤醒了湿地的灵性。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齐齐哈尔人把生命融入丹顶鹤的养护事业中。如果你来到扎龙保护区，随时可见一群群丹顶鹤从坡后飞速掠出，伴随着嘹亮的鹤鸣，犹如一道道银色的“闪电”划过碧蓝的天空。当你近观丹顶鹤，但见：红冠、白衣、黑裙、白尾、长腿，喜爱之心，油然而生。这里一年四季都可以赏鹤，春季小鹤初生，舞姿略显稚嫩；夏季水草丰美，舞姿灵动；秋季芦苇摇曳，飞舞盘旋；冬季天空飘雪，翩翩起舞。丹顶鹤优美的身影，犹如一只只精灵，踩着优雅的舞步，扇动美丽的羽翼，让观赏者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前几天我出差到齐齐哈尔，闲暇时乘了约一小时的客车来到了扎龙自然保护区。去的那天，保护区风光优美，蓝天白云，碧水无垠，野生珍禽在空中自由遨游，不时在眼前掠过。芦苇青青，水波荡漾，随处可见水浮莲、菱角等水生植物在清澈的水面上漂浮。行走在木栈道上，两边草地翠绿，野花飘香，令人心旷神怡，我随着人流向鹤群居住地走去。到达目的地后，我内心一阵狂喜，终于可以亲眼目睹心心念念的丹顶鹤了。但见它们身体洁白如雪，脖子和身体后部漆黑如墨，一抹丹红落于头顶，再配以优雅的身姿，恰似公主般亭亭玉立翩翩起舞。

放飞丹顶鹤是游览的重头戏，随着放飞时间的临近，观鹤台上人头攒动，游客们在水边一字排开，前面的席地而坐，后边的翘首眺望，再后面的就只能是见缝插针了。好在水域足够宽，距离又不远，游客们才得以秩序井然，尽情观赏。高潮部分终于到来了，在放鹤人的引领下，数十只丹顶鹤在远处加速助跑，腾空而起，展翅翱翔，在众多游客的头顶上渐次掠过，引起游客们的阵阵欢呼。大家纷纷举起手机，捕捉这一难得的景象。几分钟后，丹顶鹤轻盈降落，在山坡上、绿草边悠闲自得地觅食、散步。它们含着几分羞涩，几分矜持，几分优雅，几分秀气，几分华贵，有的引颈高歌，有的静静地等着你，静静地听着你对它的评价。期间或闲庭信步，或翩翩起舞，偶尔相互玩耍、嬉戏，梳理着对方的羽毛。此时此刻，人、鹤与大自然和谐、融洽，勾画出一幅不可多得的美景……

返回时，游走在仙鹤湖边的栈道上，刚刚观赏完鹤的放飞，余兴未尽。一不留神从芦苇荡中，惊起一只静静休息的丹顶鹤，它在人们的前方歌唱着，飞舞着……高兴得大家惊呼、雀跃……

好美的仙鹤，好美的湿地，好美的扎龙。回归大自然的人们啊，恍如仙境般美好的感觉。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北国风

副刊

主编：文天心
责编：董云平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请关注龙头新闻App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

小兴凯湖『鸟的天堂』

□王晓康

盛夏，站在小兴凯湖岸边远眺，视野里的大块色彩，只有单纯的三种颜色：蓝、绿、白。

蓝色的是湖水。柔和、浩渺、深沉，那净化人神魂的蓝色直铺天际。绿色的是芦苇。青翠、挺拔、透明，遮掩着蓝湖，使湖水更加神秘，秀美。白色的自然是云彩。朵朵大朵的白云飘浮在蓝色的湖面上，洁白、轻盈、舒卷，抒情而浪漫。

小兴凯湖是兴凯湖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小兴凯湖归水产养殖场管理。这些年小兴凯湖的自然保护工作做得很好，因此各种大型水鸟特别多，已成为当地的一大自然景观。

为拍摄兴凯湖电视艺术片，我与电视台摄像师小毛大清早就跑到小兴凯湖西岸拍摄。

水产养殖场渔场的小白陪我们坐上汽艇，到西头去看鸟。他说：“这个季节，候鸟都在芦苇、草丛中隐藏着，只有野鸭子飞出来的最多。”

果然，汽艇在碧波荡漾的湖面向西疾驰了一阵儿，还未靠近芦苇荡，轰鸣声便惊起十几只野鸭子从墨绿的芦苇荡中腾空而起，呱呱叫着，盘旋飞舞而去。当汽艇拐入芦苇掩映的一条湖汊时，汽艇轰鸣声惊起一群又一群的野鸭子飞离芦苇荡，集结成方阵飞向天空，飞向远方。两边一排排、一丛丛高大的绿色芦苇，像一排排树林横亘水面。苇尖上已窜出红色的穗子，再过些时日，就会绽放出洁白的芦花，在天空快乐地飘飞。

小毛站在船头启动摄像机不停地拍摄，我特别欣赏水鸭子扇翅离水那一瞬。它引颈向上，双翅奋力拍动空气，身体带动起一片晶莹的水花，优美极了。

小艇驶出湖汊，开大油门沿西湖沿飞驶。湖边芦苇、树林朝后闪过。蓝天上浮着朵朵白云，湖面上碧波万重。早晨的阳光斜射在湖面，微波荡漾，闪烁着烁烁金光。远处水面上，隐隐约约晃游着一大群鸟儿。小白说：“那肯定也是一群野鸭子。”果不其然，小艇还离它们很远，它们便机敏地鼓噪着离开水面，疾射蓝天。我仔细地数数，从头至尾，竟然足足86只。

听当地人讲，在小兴凯湖东侧的东北泡子，那里水鸟更多，我们忍不住好奇，便驱车前往。我们急需寻一条划桨的小木船。渔民老赵很热情地愿送我们去东北泡子。小毛嘱咐老赵：“你就往有候鸟的地方划船。”

双桨翻飞，似蜻蜓颤动的翅膀。两侧芦苇密布，一丈多高，如壁立的暗绿色古城墙。船儿悠悠穿梭，只听见芦苇深处众鸟幽鸣，却并不见一点鸟影。

东北泡子一头连接小兴凯湖，另一头连接穆稜河，水域面积很大，长满了各种浅红、深绿叶子的浮萍，开放着嫩黄的小花。船儿压过去后，浮萍叶和花又从水底浮出来，好倔强。芦苇掩映的航道一会儿宽，一会儿窄，窄处窄得撑不开桨，只能用竹篙硬撑才能挤过去。

小船轻盈地绕过由渔网结成的一个个“迷魂阵”继续前行，站着摇桨的老赵忽然喜上眉梢，嚷道：“快看，前面有一大群红嘴鸥。”我们立刻警觉起来，瞪大眼睛朝湖面搜寻。先看见支撑“迷魂阵”渔网露出水面的一根根木杆上，每根顶端都站着一只红嘴鸥，动也不动，白玉雕塑一样。再往远处眺望，嗬！歇息、晃游在开阔水面上的红嘴鸥，分南北两群，每群都有上百只，像朵朵盛开的白莲花，美妙至极。

小毛喜笑颜开，启动摄像机，一边拍一边叮嘱老赵说：“慢慢摇，别出声，靠近它们。”100米，50米，30米……先是网竿上的红嘴鸥发觉，一只只不慌不忙地飞走了。不一会儿，南边那群红嘴鸥大概也看到我们这群异类靠近，其中一只警觉地轻轻飞离水面，紧接着又有几只相约飞起来，引动着大群红嘴鸥纷纷起飞盘旋，聚集，鸣叫，贴水面向北转向西飞去，然后再降落在水面。随着小船接近，北面那群红嘴鸥也陆续飞离水面，直接向西飞行。波平如镜的水面倒映着一群鸟影，疾驰而过。

小毛从支架上卸下摄像机，扛在肩上，尽情地扫描。镜头一会儿天上，一会儿水上，忙得不亦乐乎，高兴得大叫：“太美了！太美了！”

“你觉得上哪儿能碰上丹顶鹤，你就把船划到哪儿！”小毛感到还不过瘾，向渔民老赵“发号施令”。

于是，小船便放弃了开阔的水面，向芦苇密布的一个湖汊驶去。水面落满了各种

鸟的羽毛，说明这里常常歇息各种水鸟。远远地看到白鹭体态秀美，羽毛洁白，它们三五成群，在浅水中徘徊，等待小鱼游来。凤头鸊鷉妈妈背上驮着长满斑纹的幼鸟游玩，遇到危险一个猛子扎到水里不见了踪影，潜游几十米才露出头，而幼鸟仍稳稳坐在妈妈背上。

小船透迤而行，芦苇渐密，湖汊更窄。突然，在前边不远的苇荡中，两只白羽毛、黑翅膀的大鸟腾空而起，渔民老赵大喊：“是丹顶鹤，快拍！快拍！”但由于事情突然，小毛根本就没能对准镜头，丹顶鹤早已飞得老远，隐入茂密的芦苇荡中，老赵安慰小毛说：“别急，再朝前划，也许还能遇上。”

船儿向西，又驶入一个芦苇包围的狭窄湖汊。前方是又密又高的芦苇墙，小船根本无法通过。老赵说：“只好硬闯了！”他把桨顺放船帮上，挥起粗竹篙插入水中，向后使劲撑，船头便压倒芦苇，在倒伏的芦苇上面滑行。

小木船又驶入窄窄的湖汊，四面都是无尽的芦苇。风吹来，竹叶碰撞，发出悦耳的奏鸣声。此刻，我在想，这一望无际的芦苇，给小兴凯湖增添了多少美？如果把小兴凯湖比作一位仙女，那芦苇荡就是她穿的翠绿霓裳。春天，芦笋从冰雪消融的水里钻出来，染绿幽幽湖水；夏天，高高的芦苇结起方阵，为各种生儿育女的鸟儿遮风挡雨……我正遐想着，突然，一阵扑棱棱的声音从苇荡传出。是两只丹顶鹤再度腾空而起，并发出“哦儿，哦儿”的鸣叫。它们头顶着红冠，全身羽毛雪白，但翅膀的末端羽毛却是黝黑光亮。体型优美，飘逸潇洒，风姿傲岸，翩翩飞翔。

小毛扛着摄像机，将这些美丽的瞬间一一摄入镜头。由于这次准备充分，回放的屏幕画面个个精彩无比。



小兴凯湖湿地里的珍禽。



小兴凯湖湿地。

舒爽夏日 走笔龙江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与《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举办



黑龙江之源。

黑龙江之源

□杨拓

快艇溯流而上切割着江面，尾部掀起机翼形的白色水花瀑布一样沸腾，虽然是伏天，快艇与空气擦出的惯性冷风还是令人感到一丝丝凉意。沿着中国版图雄鸡之冠的国境线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从洛古河村来到了黑龙江源头，望着苍莽的远方。“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不知为什么，见此情景立刻生了这句唐诗的心境。中国境内的额尔古纳河和俄罗斯境内的石勒喀河在此交汇形成

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Y”，不过这“Y”字三线交叉的地方形成一个圆形的江心岛，因为是界江，不好探个究竟，小岛蛮荒一片，似乎千百年来无人驻足，让人感到无比神秘。开快艇的师傅说：“那是俄罗斯的地界了。我们只能瞅一瞅，看一看。”

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喀河两条河的交汇，像两股经绳拧足了劲儿拧成一根叫黑龙江的绳索，劲力与气势在这个地方便得到了加强。左岸是树，右岸也是树，一只鹰在江上疾飞，从左岸斜向右岸，又从右岸转向左岸。扇动几下翅膀，最后迅速直飞，如是反复，这就是自由翱翔吧！显示着一种作为鹰的优越感。

快艇原路返回时，我们又重复了一遍看过的风景！洛古河村码头上的人群形成几簇，大家在江边或坐或蹲或卧，不时有人呐喊几声，让在城市里不好意思做的事在此得到宣泄和释放。有人用

扁石打着水漂儿，只见石子在流动的江面上跳舞一样形成三五个跃起的水花，再无声地沉进江底。那时正逢枯水，江面便瘦了许多，岸边浅水处很多小鱼欢快地游动着，水清得能看清手掌纹，黑的并不是江水，所谓的黑龙江之“黑”是黑土地的头水使然。

我从小便生长在以黑龙江命名的黑龙江省，却第一次看到黑龙江，我在左岸的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看到过黑龙江，俄罗斯名曰阿穆尔河，在河边眺望远处的祖国，看着奔腾的黑龙江，内心无限感慨，深深地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洛古河码头上的广场立有一块巨石，近两人高，上书一阴文行书“源”字，鲜艳欲滴的红色还没有风剥雨蚀的苍老经历。洛古河村不足百户人家，民居却很有特点，屋顶都是用木板错着铺成，坡度很陡，经年的日晒雨淋，青黑的颜色说不清楚是漆过的还是时光雕刻的痕

迹。所以临近村子时，远远看到的是一个黑黑的村子，如果在冬季白雪的包围下，这个小村会是怎样的一种风景呢？有人家的院子里高高地立起一木杆，晒滑轮吊起正方形、三角形不等的网罩，晒些小鱼、小虾，以防止蚊蝇的干扰，这是小村人的智慧在高高地挂起。

临近中午，出租车司机把我们领进一农家乐就餐，很干净的院子，四周摆满了开得艳丽的鲜花，都是北方常见的草本花卉，步步高、扫帚梅……这家家有个八旬老人忙前忙后的，伏天还穿着棉裤，引起我的好奇。老人说，早年冬天在江里劳动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所以就得长年穿着棉裤，往事并不如烟的他，一定还有很多说不完的传奇，是我这个旅人，没有时间和老人家彻夜长谈了，擦肩而过的缘分，也许我们不会再有第二次见面。

洛古河村旁的黑龙江奔流而过……